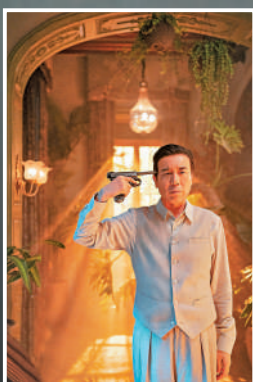


東西影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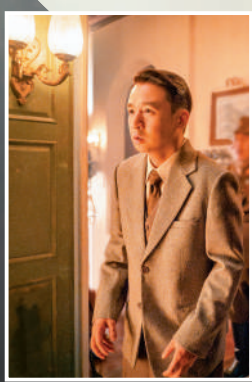
正在內地播出的電視劇《八千里路雲和月》，劇名源自岳飛的《滿江紅》，此詞壯懷激烈、浩然堅韌，也正對應劇中不屈於侵略者的民族氣節、保家衛國的民族精神以及家國一體的民族文脈。劇集以淞滬會戰為背景，展現中國人民在民族危亡之際的覺醒與抗爭，好似一面明鏡，令觀眾感受到歷史發展的方向，與人民抉擇之間的關聯，也能在大時代背景下的危急存亡之際感受到來自個人、乃至一個家庭的覺醒和家國情懷。

蘇洋

田家泰（于和偉飾）是以商業救國的民營企業家。



廚師孟萬福（黃澄澄飾），從只求安穩度日逐步成長為有擔當的革命者。



1937年，上海淞滬會戰爆發。面對日軍的侵華行徑，親日派主張賣國求榮，親美派等待歐美態度的轉變，而中國共產黨的底氣則是億萬同胞不願被奴役的決心。在山河破碎的黑夜中，對戰況認識清晰、深刻的《論持久戰》為抗日民眾指明了光明的道路，這是照亮山河的思想之光。而不屈服於侵略、捨生取義、守護家國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之光、情感之光和氣節之光。劇中角色，他們不論是軍人、廚師，還是民族企業家、老人和婦女，都紛紛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。

以小見大 戰火中的前行

電視劇不僅敘述了宏大的故事背景，亦呈現了歷史事件下小人物的抗戰軌跡。情節並非聚焦於生命被戰火摧殘的悲慘，而是身處亂世該如何繼續前行。國民黨旅長張雲魁（王陽飾）從意氣風發的將領，淪為蒙冤的「逃跑將軍」。他完成了從為軍銜與清白而戰，到為百姓安寧與民族解放而戰的覺醒；廚師孟萬福（黃澄澄飾），從只求安穩度日的小人物，逐步成長為有擔當的革命者；田家泰（于和偉飾）是以個人屈辱換取大家尊嚴、以商業救國的民營企業家；丁玉嬌（萬茜飾）在面對國破家亡的危機時，從閨中婦人成長為保家衛國的女戰士。

正如導演張永新接受採訪時所言，電視劇並沒有按照傳統的敘事邏輯，着眼男女主本身，而是拍了一部群像戲，「一個全景式展現老百姓抗戰生活的群像描寫。」也因此，劇中在鋪排這段歷史時，也更注重了人的情感表達。張雲魁與丁玉嬌的夫妻情、孟萬福與小月的團聚願望為情感支點，將「團圓」這一樸素的執念昇華為民族統一的精神象徵。「團圓」既是個人命運的悲歡離合，也是四萬萬同胞對山河完整的共同守望，展現了「家是最小國，國是千萬家」的深層共鳴。他們在面對國破家亡的處境時，保家

衛國是每個中國人的良知，而他們的鐵骨和正氣，不單只是一句口號的吶喊，更植根於家國同構的情感體系。

東方美學 傳承文人風骨

《八千里路雲和月》將民族氣節的崇高性，鑄刻在每一個角色的命運軌跡之中。劇中無論是正面戰場的鐵血將士，還是後方支援的普通民眾，都用生命詮釋著守護家國的民族風骨。當侵略者踏碎山河之時，他們拒絕苟且偷生，在槍林彈雨中守護著民族尊嚴的最後防線。劇中知識分子毀家紓難、商人散盡家財支援抗戰、共產黨人不畏犧牲的情節，凸顯了中華民族抵禦外侮、大義凜然的氣節。作為文人代表的張汝賢（畢彥君飾）在逃難之際，毅然捨棄金銀財寶，以生命傳承民族文化。面對日寇的威逼，他堅守氣節，寧折不彎，深刻詮釋「雖九死其猶未悔」的家國氣節。

導演用考究的歷史真實細節與詩意化的東方美學影像語言，構建了兼具厚重感和意境感的表達。如劇集以九個中秋之夜為時間脈絡，串聯起抗日戰爭八年的救亡圖存之路。「月」之意象，不僅是中秋團圓的象徵，更承載著中國人對「家國團圓」的深切期盼。防空洞裏分食月餅、逃難路上灑下的月光，月圓人難圓的對比，將中國人對家國團圓的期盼、對和平生活的嚮往，與戰爭的殘酷形成強烈反差。

可以說，電視劇主創團隊通過對民族氣節的生動詮釋、民族精神的詩意表達、人民英雄的群像塑造和家國情懷的深度挖掘，構建起一部蕩氣回腸的民族精神史詩。在歷史與藝術的交融中，劇集不僅重現了烽火歲月的苦難與抗爭，更讓現在的觀眾深刻理解——保家衛國是鑄刻在中華民族基因中的精神密碼。

家國情懷 照亮山河

塑造抗戰群像

八千里路雲和月

▼電視劇《八千里路雲和月》講述了抗日時期不同角色的家國情懷。



▲國民黨旅長張雲魁（右，王陽飾）被誣陷成「逃跑將軍」，後加入游擊隊伍繼續抗戰。



▲文人代表張汝賢（畢彥君飾）寧折不彎，詮釋「雖九死其猶未悔」的家國氣節。

▲丁玉嬌（萬茜飾）是張雲魁妻子，一步步成長為保家衛國的女戰士。

照映古今百態 唱響粵京滬

港劇經典睽違13載全國巡演



▲《都是龍袍惹的禍》即將開啟全國巡演。



▲《都是龍袍惹的禍》主創見面會座無虛席。主辦方供圖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張帆報道：睽違十三載，由香港話劇團出品、潘惠森編劇、司徒慧焯執導的經典話劇《都是龍袍惹的禍》（下稱：「龍袍」）近日開啟新一輪全國巡演。從香港出發，劇組將先後登陸佛山、深圳、北京、上海和西安。令主創們非常感動的是，闊別十多年，本劇在內地觀眾中的影響力不減反增。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潘惠森表示，與內地的交流遠遠不夠，未來期待有更多不同類型的粵語戲劇作品推出，讓更多內地同胞感受香港文化魅力。

融入十三年歷練心得

《都是龍袍惹的禍》以清朝同治年間的真實歷史事件為藍本，講述慈禧太后心腹太監安德海的傳奇命運。劇本聚焦權力與欲望的博弈、人性與命運的糾葛，讓觀眾在跌宕起伏的劇情中，讀懂歷史洪流中小人物的掙扎與無奈，引發對權力、人性的深層思考。此次新一輪巡演，延續了原班主創團隊的陣容，主演劉守正、彭杏英等演員都是「龍袍」的最初班底。

潘惠森和司徒慧焯介紹，這部作品的靈感屬於偶然，源於一次偶然在報紙專欄閱讀到安德海的軼事。創作卻是必然，因為大家都有打造一部「有香港特質的歷史劇」的初心。司徒慧焯坦言，重新演出之前還是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動，舞台風格也更加精煉和富有張力，以適應當代審美。最終呈現出來的甚至好像是「另外一齣戲」，但全劇那種莎士比亞式的思辨風格是不變的。看完作品，很多觀眾會跳出忠臣、奸臣，好人、壞人的固有思維模式，更多聚焦歷史背後的人

性博弈，從而對自己的人生有新的啟迪。

令主創們意想不到的，內地觀眾熱情高漲，此次巡演所到之處，都是一票難求。在上海，該劇還成為今年香港與內地文化交流項目「香港，藝術自在嘢」的重要代表作品。為了回應觀眾熱情，主辦方特別在演出前三天舉行了一場劇組見面會。

「風箏計劃」供原創劇本「試飛」

對於作品的內涵，很多觀眾比較關注演員如何理解自己所演的角色。對此，劉守正與陳淑儀均認為，劇中丁寶楨和安德海二人其實有很多共同之處。飾慈禧的彭杏英則認為，除了權力因素，慈禧在內心對於安德海仍舊有「愛」的一面。還有觀眾問起潘惠森，這部作品的英文名為：「The Emperor, his Mom, a Eunuch, and a Man」，最後那個Man是何意。潘惠森說，這是一個泛指，不僅僅是一個人，還是所有



▲話劇《都是龍袍惹的禍》劇照。主辦方供圖

人。不僅僅是人，還是人性。

上海的觀眾對於粵語演出和香港藝術家的接受度，與大灣區的觀眾不相上下。彭杏英還感慨，十多年前她來上海演出《德齡與慈禧》時，還特別用了粵語加普通話「雙語」版本，如今看來是不需要了。內地觀眾對於粵語作品的理解毫無問題，也期待將來能更多內地演出粵語劇。

此次重啟巡演，也是香港話劇團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文化交流舉措。潘惠森還想推廣在「龍袍」中有多種方言的經驗，在一個劇中引入多種語言和口音來詮釋人物和劇情。他提到自己曾看過電影《臥虎藏龍》，對片中不同口音的普通話印象深刻，但這並不影響影片的美感與所要傳達的內核。此前，香港話劇團還曾與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合作，兩地演員用普通話、粵語與英文共同演出小劇場話劇《邂逅月台》，引發了不錯的反響。潘惠森認為，這種碰撞交流，比巡迴本身更有意義。他還特別提到港話最新的「風箏計劃」，該計劃旨在搭建原創劇本發展平台，向全世界徵集華文劇本，為優秀創作提供「試飛」的機會，也期待更多內地人才參與這個計劃。

去年，劉守正剛帶著另一部代表作《大狀王》來到上海。但是他仍然表示自己演過的角色中，最喜歡的還是安德海。提到加盟「龍袍」，劉守正至今記得那次「偶然」：之前他根本不認識安德海，就是被導演邀請喝了杯咖啡，就定下讓自己出演。劉守正直言，回憶起來那時還年輕，把安德海塑造一個囂張的壞人。但現在重演，他希望更多走進角色內心深處，挖掘其多面性與複雜性。

康城影展第二日《祖國》獲高分評價



康城影展2026(二)

傳聞，康城影展有個慣例，就是將最有可能得獎的影片安排到最後數天才舉行首映，為方便主創及演員們逗留到最後一天的頒獎禮。故此，展期首數天的影片往往驚喜較少。這套說法當然未經證實，而本屆第二天放映的兩部影片，彭域高斯基（Paweł Pawlikowski）的《祖國》（Fatherland）與阿斯加法哈蒂（Asghar Farhadi）的法國片《平行故事》（Parallel Tales）就各走極端，總算戰破以上說法。

彭域高斯基八年前憑《冷戰戀曲》（Cold War）捧走康城最佳導演獎。今次他放棄愛情題材，以名作家湯馬斯曼（Thomas Mann）及其女兒於二戰後返回德國的一段歷史作藍本，細描當年亦比喻現今。彭域高斯基繼續發揮其精練的敘事結構、瑰麗的黑白攝影、四比三的熒幕比例，以及冷靜內斂的處理手法，叫影迷津津樂道。最令人讚賞的是他以短短八十二分鐘，簡約地將戰後沉重的個人創傷與國家問題並置，無論場面調度、對白到演出等都非常精準。影片首映翌日，《銀幕》（Screen）雜誌的影評格子中，本片就取得了極高的3.4分，比去年最高分的《純屬伊朗意外》（It Was Just an Accident）還要高0.3分，立即被視為本屆問鼎金棕櫚獎的大熱門之一。

阿斯加法哈蒂的《平行故事》由多位法國巨星參演，包括伊莎貝爾蓀（Isabelle Huppert）、雲遜卡素（Vincent Cassel）及嘉芙蓮丹露（Catherine Deneuve）等，令紅地毯場面星光熠熠。法哈蒂以本片向波蘭導演奇斯洛夫斯基（Krzysztof Kieślowski）致敬，將其宿命、巧合等元素共冶一爐，並找來了奇氏的配樂搭檔出手作曲。可惜法哈蒂沒有奇氏的靈性與詩意，只是炒雜燴式將多種元素東拼西湊，敘事上左扭右扭也掩蓋不了角色的空洞，徒具《情誼》（Krotki film o milosci）與《藍白紅三部曲》（Three Colours）的橋段而欠缺神韻，跟奇氏的感染力相去甚遠，整體成績叫人失望。

本文作者為香港國際電影節藝術總監



王勛

◀電影《祖國》以名作家湯馬斯曼及其女兒的歷史故事為藍本。